



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

郁达夫自传

郁达夫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

郁达夫自传

郁达夫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南京 210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郁达夫自传 / 郁达夫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

(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

ISBN 978-7-5399-4458-6

I. ①郁… II. ①郁… III. ①郁达夫 (1896~1945)
—自传 IV. ①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4256 号

书 名 郁达夫自传

著 者 郁达夫

责任编辑 赵 阳 吴雪枝

装帧设计 瀚清堂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458-6

定 价 2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述诗序

江湖流落廿三年，红泪频揩述此篇。
删尽定公哀艳句，依诗粉本出青莲。

仁和龚懋人有《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予颇喜诵之。

前身纵不是如来，谪下红尘也可哀。
风雪四山花落夜，窦家丛桂一枝开。

予以十一月三日生，先父常曰：“予育汝辈，犹王公之植三槐也。”

王筠昆仲皆良璞，久矣名扬浙水滨。
生到苏家难作弟，排来行次第三人。

兄弟三人予居季。

家在严陵滩上住，秦时风物晋山川。
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

家住富春江上，西去桐庐则严先生垂钓处也。

人言先父丧亡日，小子膏肓疾正深。
犹忆青灯秋雨夜，虚堂含泪看兄吟。

三岁父歿时，子正病。青灯雨夜，二兄坐灵帏前吟哦光景，犹历历在子目也。

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
谁知早慧终非福，碌碌瑚璉器不成。

九岁作韵语，阿母抚予肩曰：“此儿早慧，恐非大器。”

十三问字子云居，初读琅嬛异域书。
功业他年差可想，荒村终老注虫鱼。

十三岁始学西欧文字。

左家娇女字莲仙，费我闲情赋百篇。
三月富春城下路，杨花如雪雪如烟。

十三岁秋遇某某有诗，不存集中。

一失足成千古恨，昔人诗句意何深。
广平自赋梅花后，碧海青天夜夜心。

罗敷陌上，相见已迟。与某某遇后，不交一言。

二女明妆不可求，红儿体态也风流。
杏花又逐东风嫁，添我情怀万斛愁。

是岁秋，又遇某氏姊妹及某氏，英皇嫁后，樊素亦与春归矣！

几度沧江逐逝波，风云奇气半销磨。
扬州梦醒无聊甚，拼向湖亭学醉歌。

是岁冬，题诗春江第一楼壁，诗不存集中。有“惜花心事终何用，一寸柔情一寸灰”句。

吾生十五无他嗜，只爱兰台令史书。
忽遇江南吴祭酒，梅花雪里学诗初。

十五岁冬去小学，奖得吴梅村诗集读之，是予平生专心研究韵律之始。前此唯爱读两汉书耳。

儿时曾作杭州梦，初到杭州似梦中。
笑把金尊邀落日，绿杨城廓正春风。

十六岁春欲入杭州中学，赴杭州。初到之日，即醉倒于江干酒肆，同人传为笑柄。

欲把杭州作汴京，湖山清处遍题名。
谁知西子楼台窄，三宿匆匆出凤城。

因杭州中学无宿舍，遂去之嘉兴。

鸳湖旧忆梅村曲，莺粟人传大史歌。

日暮落帆亭下立，吴王城廓赵家河。

落帆亭在嘉兴府治北。朱竹垞《鸳湖擘歌》有云：“怕解罗衣种莺粟，月明如水浸中庭。”艳丽极矣！

离家少小谁曾惯，一发青山唤不应。

昨夜梦中逢母别，可怜枕上有红水。

初到嘉兴，思家颇苦，三月病作，六月还家。遂改入杭州府中学。

鼙鼓荆襄动地来，横流到处劫飞灰。

秣陵围解君臣散，予亦匆匆出马嵬。

八月武汉革命军起，杭州亦乱。学校散后，予奉祖母、母亲避难家居。

苍茫又过七年期，客舍栖栖五处移。

来岁桑干仍欲渡，别离应更有新诗。

十七岁春，仍欲入杭州中学，赴杭州寄寓保安桥者数月。九月入之江大学豫科，住江干者半载。十八岁春去之江大学，入蕙兰学校学英文，住石牌楼者三月。秋八月，家兄奉命来日本，予亦随之东来，住东京小石川者一年。十九岁夏入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二十岁夏转至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二十一岁秋由医科改入法科，二十二岁夏还乡，秋病作，入病院二月，二十三岁冬，疾始瘳。

二十三岁夏五月初作，十二月二十五日脱稿，前后共十八首。十七岁以后诗无暇详作，当待之他日耳。

自述诗序 一

壹 郁家小儿 一

悲剧的出生 三

我的梦，我的青春！ 八

书塾与学堂 一三

水样的春愁 一八

远一程，再远一程！ 二四

孤独者 二九

大风圈外 三四

目 录

貳 岛国行旅 四一

海上 四三

雪夜 四八

日本的文化生活 五三

《沉沦》,抒情时代的歌唱 五八

叁 「创造」年月 六三

归航 六五

莛萝行 七三

回到没有铁窗的囚牢 八八

在创造社的旗帜下 九二

还乡后记 九七

统计学讲师的苦闷 一〇七

肆 投身革命 一一九

南行杂记 一二一

一个人在途上 一三一

广州事情 一三七

告别广州 一四三

再做一次耶和華的工作 一五二

沪战中的生活 一六四

伍

映霞之恋 一七一

映霞之恋 一七三

情书几篇 一九一

移家琐记 二〇一

毁家诗纪 二〇六

陆

暴风中心 二一七

全面抗战的线后 二一九

回忆鲁迅 二二六

岁朝新语 二三四

星洲草木最繁华 二三九

敌我之间 二四六

乱离杂诗 二五二

附录 二五六

遗嘱 二五六

壹
郁家小儿

悲剧的出生

“丙申年，庚子月，甲午日，甲子时”，这是因为近年来时运不佳，东奔西走，往往断炊，室人于绝望之余，替我去批来的命单上的八字。开口就说年庚，倘被精神异状的有些女作家看见，难免得又是一顿痛骂，说：“你这丑小子，你也想学起张君瑞来了么？下流，下流！”但我的目的呢，倒并不是在求爱，不过想大书特书地说一声，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夜晚，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剧出生了。

光绪的二十二年（西历一八九六）丙申，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缔订条约。东方的睡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经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设施之中。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

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

生到了末子，大约母体总也已经是亏损到了不堪再育了，乳汁的稀薄，原是当然的事情。而一个小县城里的书香世家，在洪杨之后，不曾发迹过的一家破落乡绅的家里，雇乳母可真不是一件小事。

四十年前的中国国民经济，比到现在，虽然也并不见得凋敝，但当时的物质享乐，却大家都在压制，压制得比英国清教徒治世的革命时代还要严刻。所以在一家小县城里的中产之家，非但雇乳母是一件不可容许的罪恶，就是一切家事的操作，也要主妇上场，亲自去做的。像这样的一位奶水不足的母亲，而又喂乳不能按时，杂食不加限制，养出来的小孩，哪里能够强健？我还长不到十二个月，就因营养的不良患起肠胃病来了。一病年余，由衰弱而发热，由发热而痉挛；家中上下，竟被一条小生命而累得筋疲力尽；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也因此以病以死；在这里总算是悲剧的序幕结束了，此后便只是孤儿寡妇的正剧的上场。

几日西北风一刮，天上的鳞云，都被吹扫到东海里去了。太阳则消失了几分热力，但一碧的长天，却开大了笑口。富春江两岸的乌桕树，槭树，枫树，振脱了许多病叶，显出了更疏匀更红艳的秋收后的浓妆；稻田割起了之后的那一种和平的气象，那一种洁净沉寂，欢欣干燥的农村气象，就是立在县城这面的江上，远远望去，也感觉得出来。那一条流绕在县城东南的大江哩，虽因无潮而杀了水势，比起春夏时候的水量来，要浅到丈把高的高度，但水色却澄清了，澄清得可以照见浮在水面上的鸭嘴的斑纹。从上江开下来的运货船只，这时候特别的多，风帆也格外的饱；狭长的白点，水面上一条，水底下一条，似飞云也似白象，以青红的山，深蓝的天和水做了背景，悠闲地无声地在江面上滑走。水边上在那里看船行，摸鱼虾，采被水冲洗得很光洁的白石，挖泥沙造城池的小孩们，都拖着个小小的影子，在这一个午饭之前的几刻钟里，鼓动他们的四肢，竭尽他们的气力。

离南门码头不远的一块水边大石条上，这时候也坐着一个

五六岁的小孩，头上养了一圈罗汉发，身上穿了青粗布的棉袍子，在太阳里张着眼望江中间来往的帆樯。就在他的前面，在贴近水际的一块青石上，有一位十五六岁像是人家的使婢模样的女子，跪着在那里淘米洗菜。这相貌清瘦的孩子，既不下来和其他的同年辈的小孩们去同玩，也不愿意说话似地只沉默着在看远处。等那女子洗完菜后，站起来要走，她才笑着问了他一声说：“你肚皮饿了没有？”他一边在石条上立起，预备着走，一边还在凝视着远处默默地摇了摇头。倒是这女子，看得他有点可怜起来了，就走近去握着他的小手，弯腰轻轻地向他耳边说：“你在惦记着你的娘么？她是明后天就快回来了！”这小孩才回转头，仰起来向她露了一脸很悲凉很寂寞的苦笑。

这相差十岁左右，看去又像姐弟又像主仆的两个人，慢慢走上了码头，走进了城垛；沿城向西走了一段，便是一条南向大江的小弄里走进去了。他们的住宅，就在这条小弄中的一条支弄里头，是一间旧式三开间的楼房。大门内的大院子里，长着些杂色的花木，也有几只大鱼缸沿墙摆在那里。时间将近正午了，太阳从院子里晒上了向南的阶檐。这小孩一进大门，就跑步走到了正中的那间厅上，向坐在上面念经的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婆婆说：

“奶奶，娘就快回来了么？翠花说，不是明天，后天总可以回来的，是真的吗？”

老婆婆仍在继续着念经，并不开口说话，只把头点了两点。小孩子似乎是满足了，歪了头向他祖母的扁嘴看了一息，看看这一篇她在念着的经正还没有到一段落，祖母的开口说话，是还有几分钟好等的样子，他就又跑入厨下，去和翠花做伴去了。

午饭吃后，祖母仍在念她的经，翠花在厨下收拾食器；随时有几声洗锅子泼水碗相击的声音传过来外，这座三开间的大楼

和大楼外的大院子里，静得同在坟墓里一样。太阳晒满了东面的半个院子，有几匹寒蜂和耐得起冷的蝇子，在花木里微鸣蠢动。靠阶檐的一间南房内，也照进了太阳光，那小孩只静悄悄地在一张铺着被的藤榻上坐着，翻看几本刘永福镇台湾，日本蛮子桦山总督被擒的石印小画本。

等翠花收拾完毕，一盆衣服洗好，想叫了她再一道去上江边去敲濯的时候，她却早在藤榻的被上，和衣睡着了。

这是我所记得的儿时生活。两位哥哥，因为年纪和我差得太远，早就上离家很远的书塾去念书了，所以没有一道玩的可能。守了数十年寡的祖母，也已将人生看穿了，自我有记忆以来，总只看见她在动着那张没有牙齿的扁嘴念佛念经。自父亲死后，母亲要身兼父职了，入秋以后，老是不在家里；上乡间去收租谷是她，将谷托人去磬成米也是她，雇了船，连柴带米，一道运回城里来也是她。

在我这孤独的童年里，日日和我在一处，有时候也讲些故事给我听，有时候也因我脾气的古怪而和我闹，可是结果终究是非常疼爱我的，却是那一位忠心的使婢翠花。她上我们家里来的时候，年纪正小得很，听母亲说，那时候连她的大小便，吃饭穿衣，都还要大人来侍候她的。父亲死后，两位哥哥要上学去，母亲要带了长工到乡下去料理一切，家中的大小操作，全赖着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她一双手。

只有孤儿寡妇的人家，受邻居亲戚们的一点欺凌，是免不了；凡我们家里的田地盗卖了，堆在乡下的租谷等被窃去了，或祖坟山的坟树被砍了的时候，母亲去争夺不转来，最后的出气，就只是在父亲像前的一场痛哭。母亲哭了，我是当然也只有哭，而将我抱入怀里，时用柔和的话来慰抚我的翠花，总也要泪流得